

肯特家史
The Kent Family Chronicles

复仇者



[美]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肯特家史
The Kent Family Chronicles

复仇者



[美]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THE FURIES by JOHN JAKES

Copyright: © 1976 BY JOHN JAKES, RENEWAL COPYRIGHT:
2004 BY JOHN JAK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EMBAR & CURTI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中文简体字版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13-16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仇者 / (美)约翰·杰克斯著;董惠铭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2

(肯特家史;4)

ISBN 978-7-5339-3922-9

I. ①复… II. ①约… ②董…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4224号

责任编辑 朱怡瓴

装帧设计 水墨

“肯特家史”第四部

复仇者

[美]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 432千字

印张 26.5

插页 6

版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922-9

定价 100.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作者简介

约翰·杰克斯出生于芝加哥，毕业于迪波夫大学，在俄亥俄州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他在大学二年级时便卖出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十二个月之后，他的第一部书问世。自那以后，他发表了二百多部短篇小说，出版了五十多部书——大多是悬念小说，青少年阅读的非小说类文学作品，近来则是科普小说。他还用杰伊·斯科特兰这个笔名发表了六部通俗历史小说。他的书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在欧洲和日本畅销。杰克斯先生本想成为一名演员，他对戏剧的兴趣一直不减，他创作了四出戏剧和五部音乐喜剧，就是明证。这些作品已经付梓，并由固定剧院的专业剧团和业余剧团在全美各地上演。他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也是美国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科普作家协会的成员。

译者简介

董惠铭，杭州市萧山人，浙江大学毕业，当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师，任过校长、局长、处长、社长兼总编辑，还兼任省人民政府督学、省教育学会副会长、省期刊协会副会长、一些大学的特聘教授或导师等职，编过撰过不少专业的或学术的书籍，但是最钟情的是翻译。

迄今为止翻译出版了“肯特家史”系列的《私生子》、《叛逆者》、《探索者》、《复仇者》、《巨人》、《战士》、《不法之徒》、《美国人》八部作品，以及《总统谋杀案》、《一岁的小鹿》、《纳尼亚传奇》系列的部分作品、《马洛丽成长记》系列的部分作品、《安德烈的木头鞋》、《逮蚱蜢的那一天和其他日子》等近六百万字的历史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品。

肯特家史

携美国历史本身的丰富多彩与恢宏跌宕，“肯特家史”书写着一部气势磅礴的传奇，关于英雄主义和无私奉献，关于爱国主义和英勇行为，关于光辉精神和不渝忠贞。

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故事，也是一个在那风起云涌的时代里令人惊叹的家族故事。正是那个时代，开启了独特的美国历程。

这套宏伟绚丽的系列小说，不只是一套引人入胜、荡气回肠的读物，更是一个铿锵激越的明证——伟哉，美利坚合众国。

目 录

第一卷 任你逞性妄为

- 003 / 第 一 章 小教堂
- 026 / 第 二 章 大屠杀
- 041 / 第 三 章 交易
- 059 / 第 四 章 随营人员
- 085 / 第 五 章 圣哈辛托河玉米
- 105 / 杰夫撒·肯特日记,1844:安德鲁主教的罪孽

第二卷 金子

- 123 / 第 一 章 荒野的传说
- 148 / 第 二 章 淘金热
- 165 / 第 三 章 淘金者的圣诞节
- 184 / 第 四 章 见“大象”
- 204 / 第 五 章 挡道的人
- 223 / 第 六 章 分道扬镳
- 240 / 杰夫撒·肯特日记,1850:更高的法律

第三卷 与剑共存亡

- 257 / 第一章 传家宝
- 275 / 第二章 书和灯笼裤
- 292 / 第三章 恐吓者
- 304 / 第四章 怀疑
- 314 / 第五章 抗拒的姑娘
- 329 / 第六章 股份和罪孽
- 345 / 第七章 箱子
- 363 / 第八章 抓捕奴隶的人
- 379 / 第九章 围困
- 393 / 第十章 破坏
- 411 / 第十一章 审判

420 / 后记

第一卷

任你逞性妄为

第一章

小教堂

深夜，她醒来了。她以为她还在她的房间里休息，在那个取名为古拉宾馆的当地一幢砖砌房子的二楼，一个勉强称得上是宾馆的宾馆。可是，这幢坐落在索尔达德大街保存完好的宅院，对顾客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吃饭、喝酒、睡觉的地方。

昏昏沉沉的美妙梦幻中，她以为她回到了那个地方，安全而又宁静。

她的脑子清醒过来。现实击碎了舒适的梦幻。在这个没有月光的夜里，在一床破旧毯子的包裹下冻得瑟瑟发抖的黑暗中，古拉宾馆也许距她躺着的这个地方西去仅有数百码之遥。可是，将她与古拉宾馆所代表的一切隔绝的，绝不仅仅是距离。

她被圣安东尼奥·德·瓦莱罗教区那个没有屋顶的小教堂四英尺厚的墙壁围在了里面。她被围墙外头的水沟围在了里面。水沟旁，有着整整齐齐的一排排以洛斯阿拉莫斯^①城市名命名的三角叶杨。她被圣安东尼奥河^②上那一座座重兵把守的木板桥围在了里面。她被估计有四千到五千名的敌人围在了里面。

然而，对她与宾馆隔绝要负根本责任的绝不仅仅是这支有形的军队，还有其他东西。没有人强迫她到这个传教机构来。有人说，这个传教机构浑名“三角叶

^① 洛斯阿拉莫斯，美国新墨西哥州北部城市，20 世纪 40 年代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在这里研制成功，后为原子弹研究中心。

^② 圣安东尼奥河，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的一条河流。

杨”，也有人说，它是世纪初就坐落在这儿的的一个兵营，那些士兵来自科休拉州^①。使自己隔绝在这儿，是她自己的选择。

在知觉完全恢复以后极度孤寂的几秒钟里，这个名叫阿曼达·肯特·德·拉·古拉的女人，几乎后悔自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她躺在夯得非常坚硬的地上，头下枕着一块石头——唯一可以当枕头用的东西。她自己也承认，她害怕。

以前，她也身处过艰难的甚至危险的境地；以前，她也有过害怕的时候。可是，那时，至少总有一丝生的希望。只有被关在教堂里的最傻乎乎的这一百八十多个男人，才会乐观地认为，他们有机会逃跑。

阿曼达侧过身，将她那件质地非常好的黑色丝质衣服在两腿之间塞好，暖和一点了，然后瞧着四周的黑暗。她记得，她见到贝尔大广场上的圣费尔南多教堂尖顶上升起了一面旗子。旗子是红色的，上面没有任何装饰或图案象征其意义。不过，对于敌人来了之后到教堂来避难的男人和那几个女人来说，这面旗子的含义是明白无误的。它意味着，敌人的将军绝不会在战斗中饶恕任何人。

阿曼达阴郁的心情在继续着。只有用力故意不去想这事儿的时候，她才能够想些其他事情。悲观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既然睡不着，她就应该起来，去看望一下她的那个上校朋友。

可是，她没有马上行动。她先听着周围的动静。这死一般的寂静让她感到心神不定。在过去十二天——不，十三天——里，她和其他人已经习惯了的夜间的噪声，它们到哪里去了？

她打了个哈欠。是的，没错，十三天。这会儿一定是星期日的早晨了。星期日，1836年3月6日。第一批敌军践踏上圣安东尼奥·德·贝尔^②的土地是23日，2月平，少一天，今天已经是围攻的第十三天了。

她记不得了，过去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寂静的夜。

没有了墨西哥炮兵的大炮轰隆轰隆不断炮击大墙的声音，没有了敌军慢慢合围教堂的恐吓的狂叫，没有了爆发性的令人害怕的音乐。午夜时分，敌军指挥官集结了他们的军乐队，演奏出了浑厚深沉的小夜曲，不让守军睡觉，绷紧他们的神经。敌军指挥官知道，疲倦的人更容易害怕——不开火比开火更容易让他

① 科休拉州，墨西哥北部的一个州。

② 圣安东尼奥·德·贝尔，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的一个城市，著名教堂阿拉莫所在地。

们惴惴不安。

不过,这些伎俩根本不奏效。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守军的决心更加坚定了;甚至,当他们知道巴克·特拉维斯^①在天黑之后派了好几个通信兵骑马冲出了敌军的包围圈求援但援救已无可能的情况下,他们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意志。

范宁上校在戈利亚德有三百人左右。戈利亚德距此大约九十多英里路。三百人也许能改变情势,可是,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范宁没有前来支援。他不敢贸然冒险让他的军队去抗衡如此庞大的一支墨西哥军队。这个情报是特拉维斯的一个通信兵带回来的,他叫吉姆·博纳姆,是一个优雅的南方人。本来,向范宁传递完特拉维斯的求援信,他可以安全地待在戈利亚德。可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单枪匹马回来了。

哦,巴克·特拉维斯还在说着布雷佐利亚的援军,也许还有圣菲利普的援军。可是,真的,在这次造反中,绝对没有得克萨斯军队,也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组织的支持。特拉维斯唯一切切实实可以期盼的是——所有的人唯一切切实实可以期盼的是——在教堂里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让英裔美国人反抗墨西哥专制统治的意志成为后人的一个榜样。没有任何人能够逃出去;哪怕在夜幕的掩护下,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逃出去。墨西哥军队的战壕和炮兵阵地已经推进到了离大墙太近的地方。

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夜了,唯独今夜这么安静?

她从腿上推开脏得一塌糊涂的毯子。寂静使她烦躁不安。她倒是希望克罗克特吹起他的笛子。多少个夜晚,当墨西哥军队的葡萄弹和霰弹呼啸着砸向教堂大墙的时候,他都吹起了他的笛子。克罗克特悠扬的笛声,配上约翰·麦格雷戈的风笛,会是很不错的,会像过去一样,振奋她的精神。

不过,要是有一杯咖啡喝就好了,她心里想。她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掸了掸黑色丝质裙子上的灰尘,她的裙子上已经沾满了一块块米色的干泥巴。她已经腻烦了没有咖啡的玉米、牛肉和加了胡椒粉的豆子。她和其余十几个女人为守军煮饭,她们大多数是墨西哥人。尽管女人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男人们还是抱怨

^① 巴克·特拉维斯,即威廉·巴雷特·特拉维斯(1809—1836),美国律师和军人、得克萨斯革命领袖,领导得克萨斯人反抗墨西哥统治(1835),在率志愿兵保卫阿拉莫教堂的战斗(1836)中被墨西哥军队杀害。

没有热饮料来下他们的饭。阿曼达不怪他们。

她折好毯子，放到地上，转身向小教堂的东墙走去。那儿，在一个与长长的土木斜坡连接的平台，她模模糊糊地瞥见了一些可以发射十二磅炮弹的大炮——这个传教机构十四门加农炮里的三门。她觉得她看到了有十几个人在这些大炮上趴着睡觉，一定是累坏了。要是有什么怕一小点咖啡，帮帮每个人不要睡觉，那该多好啊！

突然，她怀疑敌军指挥官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他们没有咖啡。他很可能知道了，而且，决定赌一把，沉寂一个晚上，让沉寂促使守军精疲力竭地睡去。那是否意味着，一场突然袭击迫在眉睫？

她一边思索着这令人焦虑的可能性，一边用右手摸着她的左手腕。不知不觉中，她碰到了那只已经被磨得破碎不堪的用船上的绳子做的绳镯。由于时日的消磨，曾经因涂了柏油而闪闪发亮的绳镯不再发亮了。这只绳镯是她与过往岁月相连接的一个载体，可是，现在，在她看来，这些过往岁月似乎全部都是不真实的。

可是，那就是真实的，不是吗？在一个发达的东部城市，的确有一幢大房子，有可口的饭菜，有干净的床铺，还有一个头发黄褐色的堂兄。当她母亲被马车撞死、他们家的印社被烧毁之后，她和他一起逃了出来。

她的手指紧紧卡着那只绳镯。上帝啊，要是没有身陷这个地方该多好哇。承认这一事实，她觉得自己有一种负罪感。然而，这是真实的。死的可能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太过分了，令人无法忍受。

她气恼地摇了一下头，第二次振奋了一下她低落的情绪。灰心丧气不仅毫无价值，而且会耗费宝贵的精力。她仍然可以关心她朋友的幸福康乐，尽管她对自己马上就将死去的事实无能为力。

与其他每一个被封堵在教堂大墙之内的英裔美国人一起，共同死于非命。而这所教堂，贝尔的英裔美国人和墨西哥人没有什么区别地全把它叫作阿拉莫^①。

^① 阿拉莫，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天主教方济各会教堂，1836年3月6日，在得克萨斯的独立战争中，被墨西哥人占领。

很大一堆石块被堆到了小教堂中央的泥地上。这些石块是去年留下来的。那时,阿拉莫由马丁·珀费克托·德·科斯将军的士兵占领着。科斯是墨西哥共和国总统高贵的内兄。科斯和他的人被得克萨斯人赶了出来,于是,总统亲自集结了一支新的军队,从萨尔蒂约^①出发北上,来惩罚这些竟敢与他的军队打仗并反抗他专制法律的人。

短短的十二年之前,一个新独立的墨西哥欢迎美国移民移居它的得克萨斯准州^②。根据 1824 年和 1825 年的特别法规,一些订立移民约的人,例如奥斯汀^③父子,被鼓励用优惠的价格买下土地,被鼓励征募定居者到这个新的墨西哥国定居。所有的美国人都答应成为天主教徒,可是,政府几乎没有花力气执行它曾经做出的规定。在整个得克萨斯最受欢迎的人中,有一个名叫马尔顿的极富天才的教士,他坦率地承认,他才不管那些移民是否真正来到他的教堂。对墨西哥政府来说,成为一个“马尔顿天主教徒”已经够令人满意的了。

的确,政府对外国人的宽宏大量对地方教会争取信徒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对那些一贯追新求异的不安分的美国人来说,作用却是大大的,尤其对美国的西部边疆居民。英裔美国人想要扮演在掳掠成性的得克萨斯省印第安部落和里奥·格兰德河^④下游定居得更好的墨西哥各州居民之间的缓冲人的角色。

那些跟随订立移民约的人前来的美国人是一批很能吃苦耐劳的人。他们保卫自己的土地,辛勤耕作自己的土地,而且,在共和国政府不费吹灰之力的关怀下,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每年,有越来越多的英裔美国人前来定居。

直到一系列的政治动乱将墨西哥的现任总统推上权力顶峰。

新总统害怕安德鲁·杰克逊^⑤已经众所周知的急于想获得领土的野心,而且他知道,移居得克萨斯的美国人的数量与日俱增,所以,他制定了一系列严厉的

① 萨尔蒂约,墨西哥北部城市,科阿韦拉州首府,位于蒙特雷西南的马德雷山脉中。

② 得克萨斯准州在 1836 年宣布独立之前,曾是墨西哥的一个省。现为美国的一个州,位于南部。

③ 奥斯汀,即斯蒂芬(·富勒)·奥斯汀(1793—1836),北美得克萨斯殖民地的开拓者,曾任得克萨斯共和国国务卿。

④ 里奥·格兰德河,发源于美国科罗拉多州西南、流经新墨西哥州中部、流入墨西哥湾的一条河流,也是得克萨斯州和墨西哥的边界,全长一千八百英里。

⑤ 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美国将军,外号“老山核桃”。

法律,包括 1830 年的《禁止进一步移民法》。另一项对国家农业系统形成致命打击的法律是,废除奴隶制,禁止使用黑奴。

后果是,摩擦不断;然后,是赤裸裸的敌对状态。1834 年,斯蒂芬·奥斯汀访问了墨西哥城^①,试图劝说当局中止对得克萨斯自由的侵犯,总统监禁了他。从此以后,首都和这个北方省份的关系急转直下。

不断的冲突最终导致了战争。

去年 6 月,得克萨斯的一支小部队突然袭击了阿纳瓦克^②的港口,赶走了负责实施新的进口关税政策的官员。这项新的关税政策使移民们几乎无法出口农作物和进口基本的日用品。阿纳瓦克事件标志着得克萨斯战争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的开始。巴克·特拉维斯便是这个党的领导成员之一。现在,得克萨斯的大多数美国人——总共大约有三万人——都在公开谈论或者说开展造反运动,就像六十年前他们的祖先反抗统治着大陆东部沿海的英国国王的税收政策和高压政策一样。

当得克萨斯人在 12 月将科斯将军赶出阿拉莫教堂之后,他退过了格兰德河^③。整个得克萨斯省没有留下一个墨西哥士兵,直到总统亲自剥下他的最后一层友好的外衣,率领他新的军队北上向贝尔挺进。

总统的到来,使家庭分裂,家庭成员分成不同派别。总统的到来,使一大部分贝尔人用大车装着家中细软,发疯般地逃向外地。总统占领了这个原先拥有大约四千人的半空的城市。他在教堂顶上升起红旗。那些下决心顽抗到底的得克萨斯人早已退守到了阿拉莫教堂里。于是,围攻开始了。总统在夜间稳固地推进他的阵地,他的最终目的是扫荡蜿蜒的安东尼奥河东岸的这个宗教机构。

所有这一切所造成的混乱和不确定,现在似乎全部体现在了阿曼达围着那堆断垣残瓦转着圈的快速而又清晰的脚步声中。轻快的走路需要力气。她累了,她感觉脏,她想要有一把梳子梳梳她毫无光泽的头发。

还有咖啡。

不过,在她走路的过程中,多年来的冒险生活在她身上锻造出的坚强再次进

① 墨西哥城,墨西哥合众国的首都。

② 阿纳瓦克,墨西哥中部的一个高原,海拔约一千一百二十八米到二千七百四十三米。

③ 格兰德河,北美洲的一条河流,发源于美国科罗拉多州西南部的落基山脉,流程三千零三十公里,大致向东南流入墨西哥湾,形态呈美国与墨西哥从埃尔帕索至海的边界。

发出了它的生命力。她要想方设法在这次围攻中生存下去。假如真的不行了，她也得至少以一种可以令她骄傲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不能就在这儿死了，她心里想，多少次，濒临死亡的边缘，多少次，都从死神手里争取到了缓刑。可是，假如这次真的是我的末日，那么，我就应该像我的祖父反抗英国国王那样昂首挺胸地去面对。

她的祖父在美国革命中幸存了下来，1801年，即她出生前两年，因病故世。她的父亲，吉尔伯特，对她讲了很多很多有关她祖父菲利普的故事，再加上东部他们那幢大房子的图书室里她至今还记忆犹新的那帧神情颇为严厉的肖像，祖父的形象在她脑子里栩栩如生，栩栩如生到她常常以为他仿佛仍然活着，仍然在呼吸。

我不能让他为我的死感到羞耻。我决不能让他为我是肯特家的一员而感到羞耻。

也许，最令她感到伤心的是，她很可能是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个幸存下来的成员。

三

阿拉莫教堂始建于18世纪50年代。来自西班牙的方济各会游方修道士修建这个教堂的目的是，不遗余力地争取烧杀掳掠成性的印第安部落皈依到基督教门下。不幸的是，这些教父作为主要目标选择的部落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不信神的部落。在所有阿曼达熟悉的印第安人中，科曼切人^①可能是最最坚定的无神论者。

小教堂坐落在东南角。这是一个乱石丛生、土屋遍布的地方，占地近三公顷。小教堂结实的大门后面看不见的地方，是那幢两层楼高的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的营房。此座营房成了那个巨大的矩形露天广场的一堵墙。这个巨大的矩形露天广场就叫作阿拉莫大广场。

在广场的防御土墙上和下面的房间里，守军战士们等待着数千名墨西哥步兵和骑兵不可避免的最后攻击。有人说，教堂里有一百八十二个男人，也有人说，有一百八十三人，其中包括了三十二个从冈萨雷斯骑马来到这儿的人，他们

^① 科曼切人，美国印第安人的一种，现主要居住于美国的俄克拉何马州。

知道，一旦来到这儿，就几乎没有机会可以逃生。

星期五，威廉·巴雷特·特拉维斯中校在大广场上将他们集合起来，告诉他们，任何人想要离开，都可以离开。只有一个人离开。

奇怪的是，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个人是懦夫。也许，因为性情乖戾的小个子路易斯·罗斯是鲍伊^①上校的一个朋友吧。或者也许，他很久以前曾在战斗中证明过他自己。罗斯坐船到美洲殖民地之前，曾在俄罗斯与拿破仑打过仗。他已经不再年轻，他解释说，他面临的死亡太多了。再面临一次死亡，那他就太不走运啦。

显然，这个小小个子士兵身上没有那种固有的能够把其余人团结起来的对事业的忠诚。特拉维斯吩咐他整理好自己的东西，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越过围墙，逃走。天刚放亮，罗斯就走了。

阿曼达停下脚步，朝圣器收藏室瞥了一眼。这是教堂还有屋顶的少有的几个房间之一。大多数女人和小孩就睡在这里，里面黑暗一片，渺无声息。

她继续向前走去，脑子里在想着什么事儿。战斗结束以后，总统会怎么处理妇女和孩子？造反者将输掉这场战斗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悬念。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整整十三天的围攻中，没有一个人受重伤。但是，如果敌人对那些大墙发动直接攻击，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墨西哥人有带刺刀的步枪，而且，很可能，他们有充足的弹药。美国人这支私人武装只有小口径步枪、手枪、石斧和刀。教堂里面的弹药已经所剩无几，阿拉莫教堂里的有些大炮这几天里已经在用石块和从马蹄上撬下来的马蹄铁射击。

尽管如此，美国人的精神状态一直相当好。他们对桑塔·安那^②每天晚上的炮击竟然不屑一顾，他们对半夜军乐队的音乐开着淫秽下流的玩笑。给她的印象是，走了路易斯·罗斯，这里没有一个士兵称得上是真正的职业军人。

她听说，在这一百八十个人里面，有四个律师。有一个内科医生——波拉德大夫，他照顾着鲍伊。比尔·加内特，只有二十四岁，是一个被正式任命过的基

① 鲍伊，即詹姆斯·鲍伊(1799—1836)，得克萨斯美国移民领袖，入墨西哥籍，得克萨斯独立战争中任得克萨斯军上校，后被墨西哥军所杀。

② 桑塔·安那(1795?—1876)，墨西哥将军和革命者，1833年至1835年以及1853年至1855年任墨西哥总统。